

陌生的熟悉人 — 後山失智老人的故事

李薇¹

親愛的，忘記你不是我願意，記憶從腦海裡一點一滴的逝去。

親愛的，忘記你不是我故意，我已不知如何穿好衣。

----盧美英（2005）

故事一：失去日常生活興趣的金奶奶

金奶奶現年 78 歲，出生宜蘭，個性內向溫和，20 到 30 歲時在姊姊產婆診所幫忙，30 多歲就到海陸空聯勤診所當護士，做到 59 歲，喜歡下棋，丈夫於 39 歲大腸癌過世，育有三子一女，平日家庭互動情況良好，兒子一個在台北，一個在基隆，小兒子在花蓮，女兒在台北，金奶奶與小兒子同住，覺得小兒子貼心孝順，也會幫忙按摩，平常女兒也常常打電話問候金奶奶在日間照顧中心上課的狀況，每兩、三個星期女兒也都會從台北下來花蓮陪伴金奶奶。說起女兒的孝順及乖巧，金奶奶都會露出幸福的笑容，然而金奶奶對女兒仍有一份歉意。

金奶奶近一年記憶力明顯減退，生活自理變差，也失去日常生活的興趣，例如下棋，而令家屬最困擾的是金奶奶日常生活作息的安排。94 年金奶奶因跌倒導致右肩脫位，至醫院急診就醫，自此活動減少，家屬害怕再度跌倒，因此限制其活動。然而對金奶奶來說，照顧家庭是她的責任，尤其老伴走了，小孩沒有照顧也不行，因此，行動受限心情就變不好。尤其跌倒後，家屬因害怕金奶奶爬樓梯危險，就安排原本睡二樓的金奶奶睡一樓，其他家屬睡樓上，晚上金奶奶會因為睡不著，就起床在一樓東翻翻西翻翻，偶爾也在半夜煮飯，家屬有時無法諒解母親，讓金奶奶覺得自己都帶給兒子媳婦麻煩。對金奶奶來說，平常兒子媳婦醒著的時候，都不讓自己作家事，因為捨不得金奶奶勞累，但是她覺得兒子媳婦都要上班，所以自己應該要幫忙照顧家庭，因此最適合偷偷作家事的時間就是半夜，因為半夜兒子媳婦和孫子女都在睡覺，另一方面，她同時認為自己半夜睡不著起來做事也好。

「我就自己擦地板、煮菜煮飯，兒子媳婦都要上班，他們這樣很累。我兒子就不准我做，不准我洗碗，但是我手還可以動阿，我就偷偷的做，回來兒子

¹ 慈濟大學人類學碩士，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研究生。

發現，【被兒子】罵一罵就好，就說叫我不要做還做，可是兒子上班哇，兒子很辛苦，不幫忙不行。」

說起兒子的孝順，對金奶奶來說也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孫子看著他爸爸向媽媽【我】撒嬌，他也學著一起做，我兒子就會抱著我，現在【兒子】上班假如晚一點回來，就抱抱妳，肩膀拍一拍。」

根據筆者在日間照顧病房的觀察，兒子來接金奶奶時，都會牽著金奶奶的手，漫步踏出日間照顧病房。看著金奶奶與兒子的背影，筆者禁不住心酸落淚，並想起許久以前，在網路《養老院牆上的文字》看到的那一段描述：

「孩子！當你還很小的時候，我花了很多時間，教你慢慢用湯匙、用筷子吃東西。教你繫鞋帶、扣扣子、溜滑梯、教你穿衣服、梳頭髮、擰鼻涕。這些和你在一起的點點滴滴，是多麼的令我懷念不已。所以，當我想不起來，接不上話時，請給我一點時間，等我一下，讓我再想一想……極可能最後連要說什麼，我也一併忘記。

孩子！你忘記我們練習了好幾百回，才學會的第一首娃娃歌嗎？是否還記得每天總要我絞盡腦汁，去回答不知道你從哪裡冒出來的嗎？所以，當我重複又重複說著老掉牙的故事，哼著我孩提時代的兒歌時，體諒我。讓我繼續沈醉在這些回憶中吧！切望你，也能陪著我閒話家常吧！孩子，現在我常忘了扣扣子、繫鞋帶。吃飯時，會弄髒衣服，梳頭髮時手還會不停的抖，不要催促我，要對我多一點耐心和溫柔，只要有你在一起，就會有很多的溫暖湧上心頭。

孩子！如今，我的腳站也站不穩，走也走不動。所以，請你緊緊的握著我的手，陪著我，慢慢的。就像當年一樣，我帶著你一步一步地走。」

金奶奶如同多數的傳統女性，每天在生兒育女、侍奉公婆及各項做不完的家務中忙碌，直到子女成家立業。在傳統價值觀及文化的影響下，金奶奶認為照顧家庭是她的責任，而金奶奶也表達：「我最難過的，我很怕我小孩發生什麼事」。

故事二：找不到回家之路的吳阿公

吳阿公是一位榮民爺爺，育有二子一女，原先為軍職，之後發現這樣不容易顧到家庭，所以就考林務局，在花蓮上班。自從吳阿公分家產給兩個兒子後，兒子一拿到家產就遺棄阿公，把阿公丟在已出嫁的妹妹家門口。吳阿公的女兒於心不忍，縱然沒分到一分一毫家產，依然善盡子女照顧父親的責任，然而不久後，女兒的丈夫中風，女兒原先想可以一起照顧，但是失智後的吳阿公時常鬧失蹤，剛開始女兒基於安全考量，曾經將吳阿公鎖在房裡，但對女兒來說，這何嘗不是

一種良心譴責。身心疲累之下，女兒轉而求助日間照顧病房，但是又要工作又要照顧丈夫的女兒無法按時接送吳阿公回家，因此最後轉入全日照顧中心，接受長期照顧。

女兒心中的不捨與歉疚仍存，剛開始每兩天會去探望吳阿公一次，之後每星期去一~二次，看著親生父親轉入榮民之家後，身心狀況大不如前，因而萌生白天在日間照顧機構，晚上接受全日照顧中心照顧的念頭，因此返回日間照顧機構尋求護理人員的協助，但是卻礙於規定而無法如願，女兒不免難過，但是日子還是要過。對我來說，與吳阿公認識了一年時間，實在難不去想念吳阿公在日間照顧病房的情形，因此筆者騎著伴我行遍各養老院的摩托車，開始了尋吳阿公之旅。看著短短這三個月，頭髮已斑白，身形瘦了一圈的吳阿公虛弱的躺在床上，我難以相信這就是筆者以往認識的英俊瀟灑又健談的吳阿公，吳阿公認出了我，望著我露出笑容，說：「你來啦！好久沒有看到妳，來這裡坐。」聽見阿公依然認得我，縱然已忘了我的名字，但是這喜悅卻異於往常。

過了沒多久，吳阿公想出去透透氣，一如往常，吳阿公總是在午後睡醒喜歡曬曬溫暖的陽光，我蹲下來，想幫阿公穿拖鞋，拿起了拖鞋，赫然發現鞋底盡是糞便及泥土，牽著吳阿公細瘦的手臂，望著不復以往行走自如的阿公，看著因衣服不合而胸口坦露的阿公，我調整了吳阿公的衣服，陪著阿公漫步在花園，聊著住在這裡的感受，白髮斑斑的老人說：「在這當然不好，又不是自己的家。」

談及女兒照料的辛苦，吳阿公明白自己住這裡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女兒看到我這樣，有時候她會哭，那我就安慰她，總不能兩個一起哭，這樣就太無聊了。」

印象中吳阿公總喜歡望著日間照顧病房中一幅抬花轎迎娶的圖畫，而我們爺孫倆也總愛聊起圖畫中的人物，而阿公總是會先數著裡頭的人數，說「**28人，以前很盛大啊**」。我也總愛聽吳阿公介紹中國結婚禮俗的大小事，但是對吳阿公來說沒能回去故鄉是很遺憾的事：「我錯過兩對結婚，沒想到回不去啊！」有時，吳阿公望著圖畫想起已故的妻子：「**我會想她【老婆】啊！有時候想一想都會想哭。**」

對阿公來說，家很重要，但是對於兩個兒子不孝的行為，吳阿公沒有再多的怨言，只表明「**家很重要，家一定要把它建立起來**」。這句話也深深影響著我，我總思考，為何上一代的愛家觀念，並不如預期的也影響下一代的家庭觀，而吳阿公總是默默承受兒子的行為，沒有指責，反而替兒子辯護：「**他們也有自己的小孩要養**」。當我問及阿公有心事會跟誰說，只見吳阿公搖頭，並停頓幾秒後語調低的回答：「沒有跟誰說，就放心裡面」，對阿公來說，女兒照顧他已經很辛苦，阿公不想再讓女兒擔心，所以有心事就往肚子裡吞。

結語：

照顧失智老人是一沉重卻又甜蜜的負荷，而對罹患失智症的人來說生病何嘗為其所願，以上筆者站在一個聽故事的角度，以互為主體的故事性思考並細細體味失智病者與其家屬間的生命故事，即使在面對失智老人所描述零碎、難懂、甚至是複雜的情感經驗，筆者仍期盼能找到那背後、貫穿整體的意義脈絡，因此透過敘事的言說，視高齡者為一完整的個體，突顯出他們如何透過故事來建構自己，並賦予意義，甚至彰顯出他們背後所深處的社會文化脈絡對人的影響，如此一來，失智老人將不再是零碎與被動的疾病之身，而是整體與主動的完整個人。

台灣老年學論壇
Taiwan Gerontological Forum